

回憶先父

唐馥華

父親唐公諱縱字乃建，於民國七十年十月二十六日病逝於臺大醫院。只差幾天就是他七十七歲的生日。他竟遽然而走了，使我感到天地蒼茫，悲痛欲絕！

病榻相伴文字交談

記得，去年十月中的一個深夜裏，妹妹從加州打電話來，她說：「爸爸肺氣腫又發，已住進醫院去了。」當夜輾轉不能成眠。在匆忙中買了張飛機票即返回臺北。抵達機場後得知父親已開過刀，不能講話了。當我走進他病房時，他那蒼白蕭瘦的臉頰間流露出喜悅慈祥的樣子。只見他戴着氧氣罩，呼吸十分困難。喉嚨上蓋了一塊白布並插了一根抽痰的管子，二十四小時不停地需要人去抽痰出來。兩個手臂上全是針痕印子，我緊緊地握着他的手，良久，不知該怎樣來安慰他。昔日父親容光煥發，精神奕奕的神態，眼前呈現的却是一副淒楚無神的面貌，孤寂地躺在病床上，難過之情，油然而生，含着淚水我趕緊地走出病房。以後每次去看他時，手中總拿一記事本用來作語言交通之用，我們把所要安慰他的話

一一寫在那個本子上，而他同樣用筆示意幾個字，詎未料到這個本子竟成了他的遺言！

父親在病榻上那段日子，有千言萬語，而不得傾訴是一大苦事，我們去看他時，他總是忍着痛苦裝出苦笑的樣子，還是他來安慰我們！他曾說過：「人生七十古來稀，我已多活了幾年」，「生老病死，是人生必經之路」，他對死生之際似乎看得很透澈，而個人的得失更無繫於心。臨終時，他是那麼安祥，無憂、無苦的走了，他留給我們的却是無盡的悲傷和哀思。

祖母撫孤自立自強

父親字乃建，湖南鄧縣人，生於民國前七年。他自幼喪父，依賴祖母撫養長大。祖父遺留田地少許，家庭勉可自給。家有姊妹多人，父親是唯一的兒子。在那個時代，一般人都有「重男輕女」的觀念，祖母亦不例外，對父親特別寵愛。她望子成龍，自己省吃儉用，節省下來的錢便給父親買書看，又送他去學校讀書。嗣後父親成家立業永不忘回報祖母養育之恩，於抗戰勝利後接祖母來南京和我們同住過幾年。

父親曾提及過他如何投考軍校的情形。那時為了響應革命，父親便和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毅然遠離鄉井，穿起草鞋，揹起包袱，曉行夜宿走了幾天才到達了目的地——廣州黃埔軍校。父親雖然軍人出身，但在先總統蔣公的領導下，時而從政，時而從黨，時而從警，時而又從事外交等多項工作。這些職務並非他自己的選擇，而全是服膺於領袖的指派。他出生正逢動亂的時代，又逢國家多難，每件艱難的事務都需要人去完成。他忠愛國家，忠於領袖，所以對每一次調派的職務都是義不容辭的去做。他對自己的事業多次的調遷和變換，不論在任何順逆的環境之下都是處之泰然，毫不改變他寧靜、淡泊、廉潔的原則。但他在處理事務上，却是一絲不苟，實事求是。父親生平不作放言高論，只求踐履篤實，埋頭苦幹，盡瘁黨國一生。

深宵斗室挑燈治事

我在中學時代，父親因公務繁冗，白天很少見到他。但偶爾在深夜起來，經過父親的書房時看見他仍未睡覺，却獨自在書房中來回踱步，總

是思慮沉沉，不然就是伏案於燈前批閱公文。那時世界局勢撲朔迷離，國家動亂不安，內心甚為焦慮，責任心又重。他只顧為國計謀大事而不顧自己的健康，年復一年，因此體力透支太多，以致形成了晚年的疾病。

父親平時看來嚴肅，表情淡漠，實際上他却是一個藹然可親，而內心溫厚的人。他樂於助人而唯恐人知，凡朋友、同鄉、部屬等，每每來訪求助，他總是盡力相助，尤其對於青年有為的人士更是培植提拔不知凡幾。他們之中有的幫助完成大學取得學位，有的人保送出國深造。日後他們學業有所成就時，亦為國效勞。

幾年前返臺探親時，曾對父親談起過我對中國畫很感興趣，可惜在我們附近地方難於找到一個老師教畫，他聽了後答應送一本畫給我。第二日他即去書店買了一本芥子園畫譜送給我，並說：「你可以多多學習，自己練練，畫畫要有恆心、毅力，有空時亦可練練毛筆字，對畫也有幫助。」至今，每當看見這本畫譜時，更倍增親切和哀思之感。

父親退休後的生活頗有規律。他寄情於讀書、寫字、寫作、聽音樂，每天上午必自修，下午則出外散步，生活過得亦怡然自得。他一向好學不倦，對人文、地理、科學、醫學等樣樣都感興趣。他對外子所做的研究工作亦感好奇，每次他們相聚，促膝長談時，父親總是全神貫注的聽取新知識，並隨時提出問題來，也表示他的看法，有時又把談話的內容記載下來，慢慢地思考。父親就是這樣一位勤奮好學的人。

抱病來美探視兒女

前年在我們姊弟們的邀請下，父親終於和母親相伴，萬里迢迢來美國看我們。他在每家住得都很快樂，只是因旅途上疲倦過度，就咳嗽不止，繼而程度更加劇烈，往往咳至滿臉通紅，彎下背來，然後吐出一大堆濃濃的痰在紙上。有時連說話的氣力都沒有，稍後慢慢地再恢復他那怡然的神態。他在長島時，我因不忍見他那劇烈的咳嗽聲，便去藥房買了一瓶咳嗽藥回來給他吃。然而父親却說：「我的毛病，好比一棵樹，病已深入了根底」，我聽了不勝擔憂。縱然如此，外子和我仍到處打聽較好的醫生，希望對父親那種毛病有更多經驗、更好的治療方法。終於由朋友的介紹，找到了一位名醫。立即便帶父親前往，診斷檢查的結果，仍然像他所說的一樣，只能維持現狀而已。

那年看見他那豁達的胸襟，堅強的意志，又潛心研究醫學和注意飲食，大家都認為父親的宿病至少可拖延幾年沒有問題，我們姊弟們相約二年後返臺為父親做一個全家福的生日。而今這一年後返臺為父親做一個全家福的生日。而今這一年後返臺為父親做一個全家福的生日。

切都成了泡影，永遠不能兌現的諾言。想到今生今世再也沒有機會來回報他老人家時，不禁熱淚盈眶，悲慟不已！我現在才明白古人所說：「子欲養而親不在」的悲切。

言教身教終生受用

自喪禮歸來的那天，大家都坐在客廳裏相對而無言，心裏沉重而又空虛，我總覺得少了一個人的。牆上掛著父親的照片，是那麽栩栩如生，那麽神采奕奕。真不相信他已悄然地離開我們，而獨自長眠於九泉。在那幽靜的山谷裏，面對著青山、翠樹永伴著他。相信這也是他生前所喜愛的地方。父親，你可安息了！

父親，你一生在外奔波謀生，為的是要我們撫養成人、成器。我們沐浴著你的慈愛，披受著你的榮光，感謝你的恩惠。你諄諄地告訴我們待人接物的道理，我們對您的教誨，一生受用不盡。

雖然，你的身體已離開了人間，但你的精神與為人處事的哲理，將永存在我們的心坎中，就像煦煦的陽光永遠普照著。

中外文庫
之三十三

寸草

悲

徐櫻女士著
定價臺幣捌拾元

本書係旅美名女作家徐櫻女士精心傑作，思親、懷舊、憶往，至情至文，感人至深，附珍貴圖照多幀及徐小虎博士英文名著回憶奶奶，內容精彩，篇篇可讀。

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。